

學 匯

日 八 月 七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

無礙室閑話

老梅

杭辛齋曰：「宇宙不消閒，只爲一「故」字。道德法律政治禮教，都從「故」來。慧，多故也；是現在。革，去故也；是革命。隨，无故也；是无政府。」其言極精闢。如今是我們努力「去故」——打破一切舊因襲的時代；等把這些「故障」除完了，然後極自由！隨！的時代出現，便由大家隨意享樂去了！

大杉榮曰：「現在辦新村的人，都是革命的退伍者！」可作「新村派」的當頭棒喝。遜世的先生們，不是革命伴侶呵！

文化成了柔化，只剩下些，「你歡我愛」的新詩。革命健兒，欲藉此弊，所以甘心投筆，去與革命者爲伍，講起「武化」來，也算一種反助力。

許由是无政府主義者，所以他不要政治天下。堯不知乃欲以天下讓之，他如何肯受？但堯嘗許由於日月，而自擬燧火，是古人能「服善」處。黃帝之屈膝於廣成子，也是一樣。今之政治家，少明白點的人，對於無政府主義，只是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一味的怕，其下焉者，還想毀謗迫害。嗚呼！其何偏於日月乎！

馬爾薩斯的人口論，以戰爭爲淘汰人口的一種方法，便是「以殺人爲活人」的論調，無怪乎世界戰禍不已。不仁之言，其害溥哉！

諺云：「無價貴賈」名人字畫，亦往往不肯言價。因「有價」便無價值了，「無價」才真真有價值哩！這可以破馬克斯的價值論。

未完

☆ ☆ ☆

學 匯

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

傳 (續) 陸上譯

幼年時代(十一)

▲跳舞大家耶爾斯和爾之印象

▲名優薩克撲金等之感化力

但是每到吾們演到將完未完的時候，那蠟燭就快要燒完，差不多要把一所演戲的舞台，立刻變成一個黑暗的地獄一樣。吾們一遇着那蠟燭將滅的時候，就故意的把那蠟燭移到一張薄紙的後面，使他現出一種凄慘的光亮出來；吾們兄弟，特意裝着哭聲，彷彿和囚徒受了死刑的宣告一樣。那時候烏里阿納婆婆，就帶着愁容，說小少年們，不應該在安寢的時候，做那可怕的模樣；但是吾們並沒有把那時候的光景，當作地獄，所以也並沒有害怕的念頭。為甚麼緣故呢？就因為吾們還是現世的人，所以心中並沒有那種恐怖地獄的念頭了。

吾從前在哥各爾劇場，曾經看見過莫斯科的三個名優；一個叫做斯克撲金，一個叫做薩多弗斯其，還有一個叫做息姆斯其；但是那時候，吾們年紀太小所以那三個名優所演的戲曲，現在已經不能詳細記憶的了。後來在彼彼得堡，也看過法國名優的戲劇，但是一點也沒有引起吾的興味來。所以吾說從前最引起吾們演劇的趣味的，還要算是斯克撲金氏和薩多弗斯其氏兩名優的感化哩。

據吾看來，世界上為人父母的人，倘若是要養成他的兒女，能

有藝術的興味，千萬不要讓他們去看那下等的戲曲，總教他們多聽那高尚的戲曲才好哩！

幼年時代(十二)

▲莫斯科貴族歡迎皇帝之跳舞大會

後來到了吾的年紀有了八歲的那一年，遇着了一回俄國的大慶典，就是俄皇尼古拉即位二十五年的大紀念。那時候俄國全圖，到處都是懸燈結綵的，表示慶祝的意思，自不待說。單講那俄國舊都莫斯科，實在要算是天下第一的熱鬧。為甚麼緣故呢？因為那俄國的慣例，每到那慶賀大典的時節，俄皇一定要領着那些皇族，來到舊都莫斯科地方，舉行大典；所以到了那紀念日的前幾星期，那莫斯科的貴族們，就要手忙腳亂的，準備起來，總要能十分博得那老皇帝的歡心。所以那些貴族所準備的事情，也就不止一樣的了。但是那許多事情中間，最要緊的，就是那跳舞大會；所以那跳舞大會，就要算是歡迎皇帝的大會了。那跳舞大會，雖說是貴族中間的人，都出席；但是那跳舞的人，就是全要揀選一班貴族的小孩子所以那些貴族們，除替自己定做新衣以外，那些有小孩子的人，還要替他們的小孩子們，預備新衣服。吾還記得吾的祖母，也定做了一套俄國式的新禮服；吾的父親，也定做了一套新軍服；此外吾家的親戚中間，也有做了俄國式的新禮服的也有做了希臘式的新禮服的，也有做了高加索式的新禮服的，也有做了蒙古式的新禮服的；那五花八色的樣式，真是要使人頭昏目眩的了！

吾和吾兄弟亞歷山大兩人，因為年紀太小，原來沒有加入那跳舞大會的資格，但是後來因為臨時有人要吾去代替，所以吾仍得加入其中。那是甚麼緣故呢？因為吾們的生母，從前為主張釋放農奴的事情，

曾經交結了一位親密的女朋友，那位女朋友，就是威爾諾蘇知事的夫人，名字叫做瑪吉姆當。那瑪吉姆夫人是一位愛出風頭的婦人，她有一位十歲的少公子，到那一回跳舞大會的時候，他就預先替他的少公子，定做了一套波斯皇子穿的大禮服，本想把他少公子裝扮一位波斯皇子，去加入那跳舞大會中間，誰知道到了那開會的前兩天，那位少公子，忽然得了病，不能起牀，所以瑪吉姆夫人就請人到吾家來說，要求吾們兄弟兩人中間，任派一人去代替出席。並且把那新做的禮服都送了過來。後來因為吾兄弟穿那禮服，有些狹小，只有與吾穿上，最是合身，所以就決定派我去代表出席了。

到了開會的那一天，就指定了某貴族的大客廳，當做會場。那些到會的人，真是人山人海的，擁擠的不得了。吾們小孩子，一到了那會場裏面，就各人領得了一面小布旗子。每一面旗子上面，畫着一種武器的標幟，把俄國六十縣的武器標幟，都畫了出來。吾還記得吾所領得的一面旗子，上面畫的，是青海上漂着一隻鹿的模樣，後來纔知道那就是阿斯脫拉康縣的武器標幟了，這話且按下不提，單說吾們小孩子們，領得那旗子以後，就各人擎着一面旗子，在客廳後身。排列起來。排列妥當以後，就一對一對的，走到皇帝寶座的跟前，靜悄悄的順着那指揮官的號令，一同把手中執着的旗子，當着皇帝面前，放了下來，恭恭敬敬的，向那專制君王，行一個敬禮。唉！那種肅靜的禮儀，和吾們身穿的華麗奪目的禮服，恐怕那尼古拉皇帝，也不免有些頭昏目眩！吾們小孩子行完了敬禮以後，就另有一班縣知事，依次上前行禮，吾們小孩子，就一同退到客廳的後方站着，靜候命令罷了。

未完

什麼叫做道德

鍾魯齋

(一)道德是怎樣生出來的。道德心究竟怎樣發生呢？有人說，人生在社會裏邊，自不能不為禮俗所羈束，禮俗要人怎樣做，就照怎樣做去。合禮俗的行為，人常稱以道德。所以道德心是從禮俗生出來的，有人說：人性本是惡的，不過受各種教育，然後方有道德心。有人說：道德是由善意生出來的。有人歸之求快樂和幸福的願望。有人歸之於上帝的志意。有人說：人有道德，因為人有社會的本能。有人說：因為人有利己主義，道德心遂從此發生。有人說，道德是比較上生出來的。今將各人說的道德學說，和大家討論一討論。

第一說禮俗是怎樣生出來呢？蓋人欲覓人生的幸福，必經過多次的試驗。試驗若經失敗，則再想出一較好的方法來。由試驗而成功的動作，則一做一做，成了個人的習慣，敗做的本能。

(未完)

青年都應該去當兵

叔勳

▲改造社會的唯一捷徑

日前見省中各報載了一篇新四川通信社的消息，題目是：「四川省青年的新覺悟」——從事練團！我將全篇讀完後，我的腦筋中便起了一個幻想：或許是可能的。今先將這篇消息節錄出來：然後再發表我的幻想。供一般青年去採擇！

「十年以來，四川全省經過的兵災匪患，可算是層出不窮……近來四川有一部分青年，他們飽經了這種禍亂，他們尤其不願意

這神祕亂紛紛的延移下去，他們很願意想一種可能的方法去解決這項問題，他們看見從前一般青年，投身軍政界，藉政權以求國利民福的，失敗了，到田間去以覺己覺人的，失敗了，提倡統一，附和聯治的，真有一個曾經見過如何的效果，於是他們便故技易轍的去從事練團，據本社調查，現在川省富有新思潮的青年去充當團總保董的，確實不少，在北京的一部分川省青年學生，更在報紙上鼓吹辦團的事業，近來京滬以及他處留學歸來的青年，頗有許多預備回去練團……

照這篇消息看來，川省青年已暴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了。練團一點兒新覺悟。如果把團練好了：匪患，或許有時可以避免；但兵災，乃是由於政爭，政爭少有不破裂的，破裂了，就不得不相見以兵。試問團練有沒有制止政爭的權力？沒有制止政爭的權力，就難免於兵災！不時兵災難免，即匪患有時也不能避！何以故呢？現在的匪：一種是失業或無恒產恒業的人，為饑寒所迫，鋌而走險；一種是富有庶幾心的人，視匪途為終南筵徑，希圖招撫，平步青雲。前一種匪的攻其不備，雖良亦不多，真可當「土匪」的徽號，並且散處各方，少有團結；出則為匪，散則為民；這種土匪無勢力之可言，割雞焉用牛刀啊！後一種匪，或為綠林豪傑，或為「逃」之「變」敗兵，其中都有開散軍人以拉樹為業的，更有幾家為匪以圖招安的，彼等常與正式軍隊暗通交易，槍械多手快利，子彈來源不竭，嗚聚形勝，部伍整嚴，有時還樹起「替天行道」的旗幟，做點「打富濟貧」的快事，博得無產階級的歡心，頌聲載道，有口皆碑！今日為「暴客」——「老二」明日受撫就，是「司令官」「支隊長」，這種大膽匪——廣匪名詞欠妥，姑從

俗——橫行各地！以正式軍隊制之，尚恐投鼠忌器，而欲以粗率笨拙的團練去解決，這個方法也怕是不可能嗎？況且團練的組織非軍隊可比；團丁皆各有慣業，匪來則持械以自衛，匪去則收械而歸家；雖能放棄慣業，如軍隊專以攻戰為事的呢？雖有數百，或數縣聯團之舉，亦不過遙為警備，不敢遠調；如有大股匪徒，自衛尚虞不足，豈能抽撥出去以助鄉團匪嗎？還有一層可慮：團練用的槍枝，是備價懇請敵府給的，但兵工廠造快槍，不能壞各軍的慾望！那末，發給團練的槍，當然陋劣的多，精良的少！陋劣的不適用，精良的難保全！團練快槍，外界亦多耳目！縱不遭匪徒估提，也難免軍隊動輒！這項

我非獨標新異，反對練團；因練團力量有限得很，不特不能制止政爭以免兵災，抵禦暴徒以消匪患；有時候連自己的槍枝都保守不住，拱手送人；「借寇以兵，竇盜以糧」，這實在莫大的錯誤！有人問我：練團這條路既不通，你可能另闢一徑嗎？我說「青年都應該去當兵」！這雖是我腦筋中一時的衝動起的一個幻想，其實是有可能性的。又有人問：你們平時不是在大倡非戰論，主張消兵麼，為什麼又要去當兵呢？我說，不然；消兵是我們的目的！要達目的不是空想一陣就會實現的，必要有個具體的辦法；而辦法又不是自己處發號施令的地位，指揮他人去做，必須自己去直接行動！當兵就是我們自己直接行動的辦法，這個辦法簡而易行，並且是改造社會的唯一捷徑！只要青年覺悟自己已有當兵的必要和決心，一經入伍，不到十年，便可永久消滅兵災和匪患；同時即能實現青年理想的社會。今將青年當兵後的特點寫在下面！

(未完)

赴京雜感

奉台

「一」

赤裸的太陽映着大地，
幾株青草露出愛的形跡，
農人汗珠兒點滴個不住，
歌聲自然聯合的歌，
驅除了害虫的寄生者，

二

烏烏地一聲，
車開了，
燕子的愛情鞠躬躬，
笑嘻嘻地送我出娘子關，
柳條兒不住擺着頭兒，
氣憤憤地表現不滿烏煙瘴氣「模範」！

三

靜悄悄地夜裡，
車站行人，
擁擠着兩旁，
兜攬了車箱，
但前邊的車裡僅一二個敗類着臥——這是車的階級！
是貧勞階級！

四

前門的車夫叫紅了，苦佛了！
坐車的還怒着臉兒吼着聲兒，
說什麼「昏蛋」「賤骨頭」……！
嗚！人的社會，人的意識，
真是莫明其妙！
三七，七，二，於京漢車上

接到愛人像片後的感想

莫省吾

我的愛人真去了，
我也跟上去吧？
怕什麼豺狼！
怕什麼虎豹！
跟着我的愛人，
去找光明路呵！
★ 愛人呀！
★ 你衣服怎麼紅了？
★ 你遇見豺狼了吧？
★ 愛人說：
★ 「愛啊！
★ 你身上那來的血呀！」

五

愛呀！
 那來響聲？
 是開位了嗎？
 我的愛人跳起來喊道……
 「你倆我走呵！
 我倆的奮鬥時機到了，
 走呵！走呵！
 奮勇向前走呵！」

未完

無政府大會以前之小組織 許傑

中國全國(或東方)的無政府大會，在現在是不可緩的了！但是離則提議的有許多人，而到了現在起來響應的，却是很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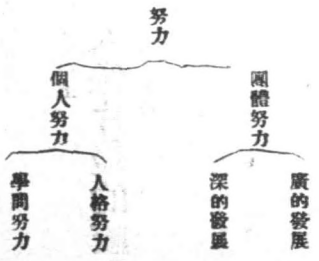
這自然是因為：

- (一) 一向無政府者太相信自由組織。(蓋至無組織)了，
 - (二) 無政府者都是窮光蛋。(一面也正因窮光蛋，顯出無政府者的本色。)所以連開大會的籌備費及赴大會的旅費，都不容易有。
- 但是這樣安於現狀(沒有大會)是不行的呀！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設法組織一個中國(或東方)無政府大會。
- 現在我有些意見，我想很容易實行，或對於組織大會有些幫助，就是：

先由各地同志組織有組織(非自由組織，無組織)的小團體。因為我們現在覺悟了，無組織，無論辦什麼事是不行的，何況是社會運動嗎？再由各地同志把情形報告出來。暫可由學涯發表，一面就可在學園上籌備聯合各小團體為大會的事，

我想這樣一來，上面的(一)自然不成問題。即是(二)也可解決了

我現在由滬回家、就想做這小小的使命我的努力標準是：



我想這樣小團體沒有弄不好的，小團體好，大會還有壞的嗎？同志們以為如何？

寄給樹庭一封信——討論大會

樹庭同志：

你竟然肯給我回信，我真感感之至了！你給劍波君的兩信，及他爲大會事答你的信，都已讀過。今天讀了必夏君的一篇我想非開無政府共產大會不可。——自宋仙君提議以來，旬日之間，居然能引起一部分同志的注意和同情，可見開大會的事，絕不至於不能實現的。

你二次覆劍波書中，以爲「費用無着」是大會進行的大障礙，這層當然不能否認。不過意思：我們最近將來的大會，恐怕還說不到。『全國總聯合與東亞總會』上去，只能當做一部分同志的聯歡會，或當做大會的籌備會。既是這樣，那便可以讓同志們隨意加入會議，費用自備，與你慮的那費用問題，當然沒大關係了。

我現在的意思：總想趁此暑期，在北京數個『大會籌備會』，集一部分同志、討論一個重要問題。不知道你和別的同志們都如何？倘你們有與我表同情者，請就近登報發起，我當然也願從諸君後做個發起人的。

未完

平民叫苦集

古今詩人，爲平民叫苦者，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作。常思都的一集，以供同人參攷；奈藏書不多，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，終不能達目的，無已，因遇古人一種詩集，便檢抄幾首，而仍

學

不免於掛漏；今特發一版願，圖此開於『學區』中，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，有關係平民苦痛者，隨手寫寄本刊，以便彙登，暫時不拘朝前前後，只注明作者姓名，一俟彙單登足時，再行編訂，老梅特白。

貧士歌

環娘集

去年飯香三白米，新筭作糞煮綠粥；今年一粒米如珠！麥熟未割官追租。城南貧士使使腹，唱竹勝過花猪肉！君不見，前村賣兒兒勿啼，兒隨人歸活以粥！

豆莖行

明 李夢陽

昨當大風吹雪過，湖船無數冰打破，冰隴崑崙山嶽立，行人駭觀淚交墜，景泰年間一丈雪，父老見之無此禍，都陽十日路斷絕，廬山百姓啼寒餓，旌竿凍折鼓鼓陸，浙軍楚軍袖手坐，將軍部兵蔽汀下，飛報沿江催豆莖，邑官號呼手足皸，馬騾鷄犬遺眠臥，前時邊邊三千年，五個病熱死兩個，響弓值凍不散發，昔何猛殺今何儒，李郭驅城圍不下，表度泮西手可唾，從來強弱不限域，任人豈論小與大，當衢寡婦携兒哭，秋禾枯槁春難播，縱健微科何自出，大兒牽繩障挽狀。

☆☆☆

出版介紹

『成都』是吾黨成都同志出版的不定期刊，每月至少發行一次，非賣品

七

主編者為同志小我平鋪叔勸諸人。函索處：成都，四聖祠北街，十號，叔勸。

『平民之聲』我們尚存數十份，函索處同上。

★ 廣州理髮工會所出的『理髮月刊』第六期已出版了。是期有與馬克斯徒辯論的文章極有精采。非賣品，索即者只寄郵票一分，便有書寄上。

地址廣州學公巷理髮公會。

更正

昨日所登之二首詩，前首為敬亭所作，後首為真省吾所作。因誤辨，故更正。

小通信

健民：你能否將『民鐘社』的叢書如『無政府集』『國家論』等，各寄二十冊給我代售？我的通信處：『成都四聖祠北街十號』

叔勸

綠光社：我們交換的『綠光』，可否從五期起寄我們一份？來件交成都四聖祠北街十號，叔勸收。

成都 福晉社

夢羣，健吾：因有要事相商，請於明（八日）上午，前來一談、念

念！

國風社春台

何必，德榮、春圃，醫凡：國風社有你們底信件，請來，是盼！

春台

同志們 民鐘第五期已付印，不日時出版，改為非賣品，承各地同志詢問，謹此統告。

民鐘社

民鐘社

零零，任情：我的通信址是『廣東新會城河南街上池春轉』，我很喜歡和他們通信，這裏的印刷物，通常檢些寄上。

增增，寄汝的『無政府集』『無政府共產主義』各五十本，收到否？盼

吧！

山西晉華書社：前後寄上『無政府集』四十本，『國家論』五十本，『民鐘』一至四各三十本，『無政府共產主義』五十本，收到未？盼即覆！

健民

同志們：純現和友人所辦之平民補習學校，因種種困難，下期恐將停辦，盼加援助！通信處如下：本京西四北前紗絡胡同五號。

張純

櫻：仁學四畢末？盼提前交迪帶下！因純欲用該書甚急！乞諒！

張純

樹庭：學匯以後怕收不到，你或他同志給我信，寄山西趙城郵局轉吧！

史紹文